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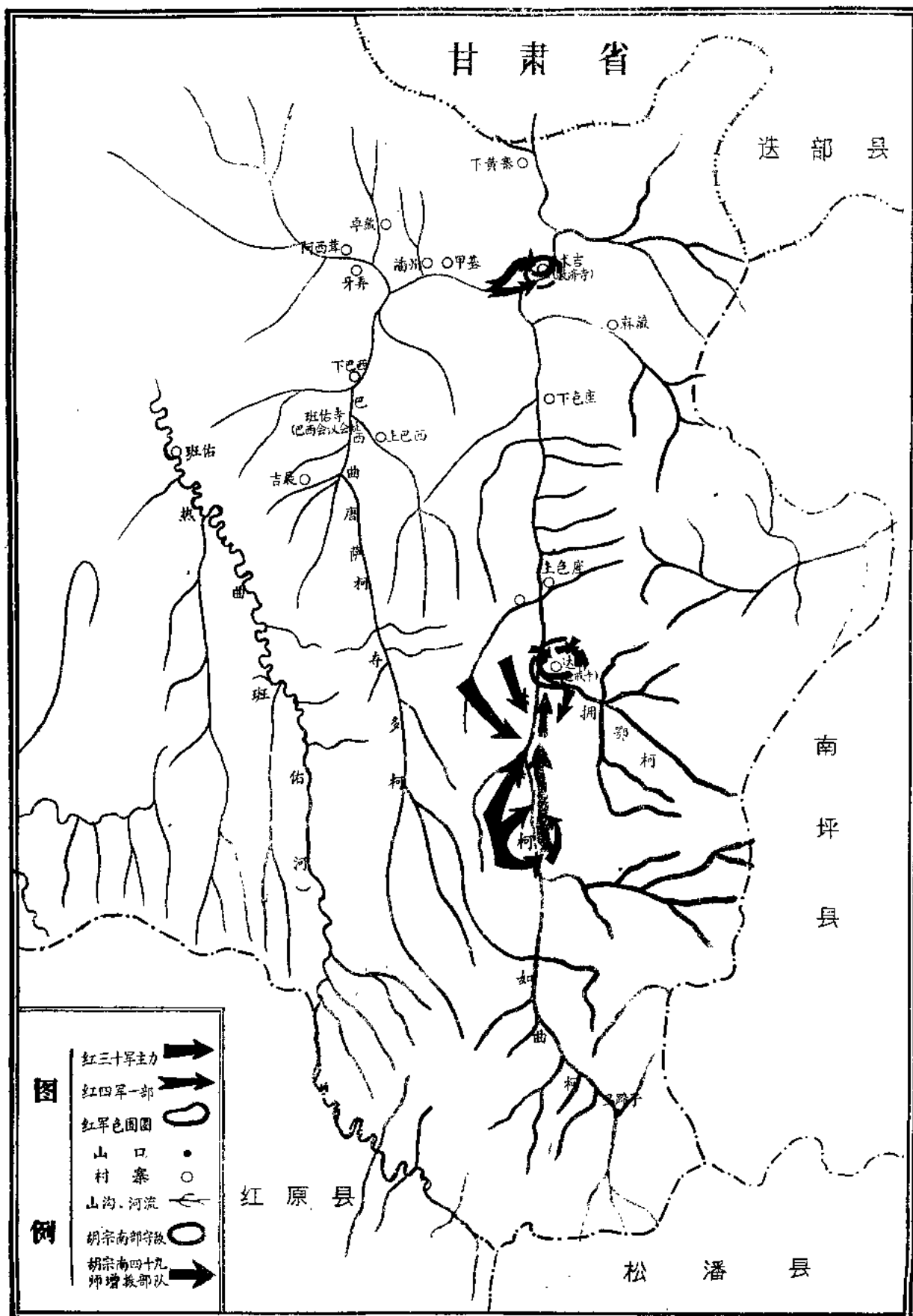
第 六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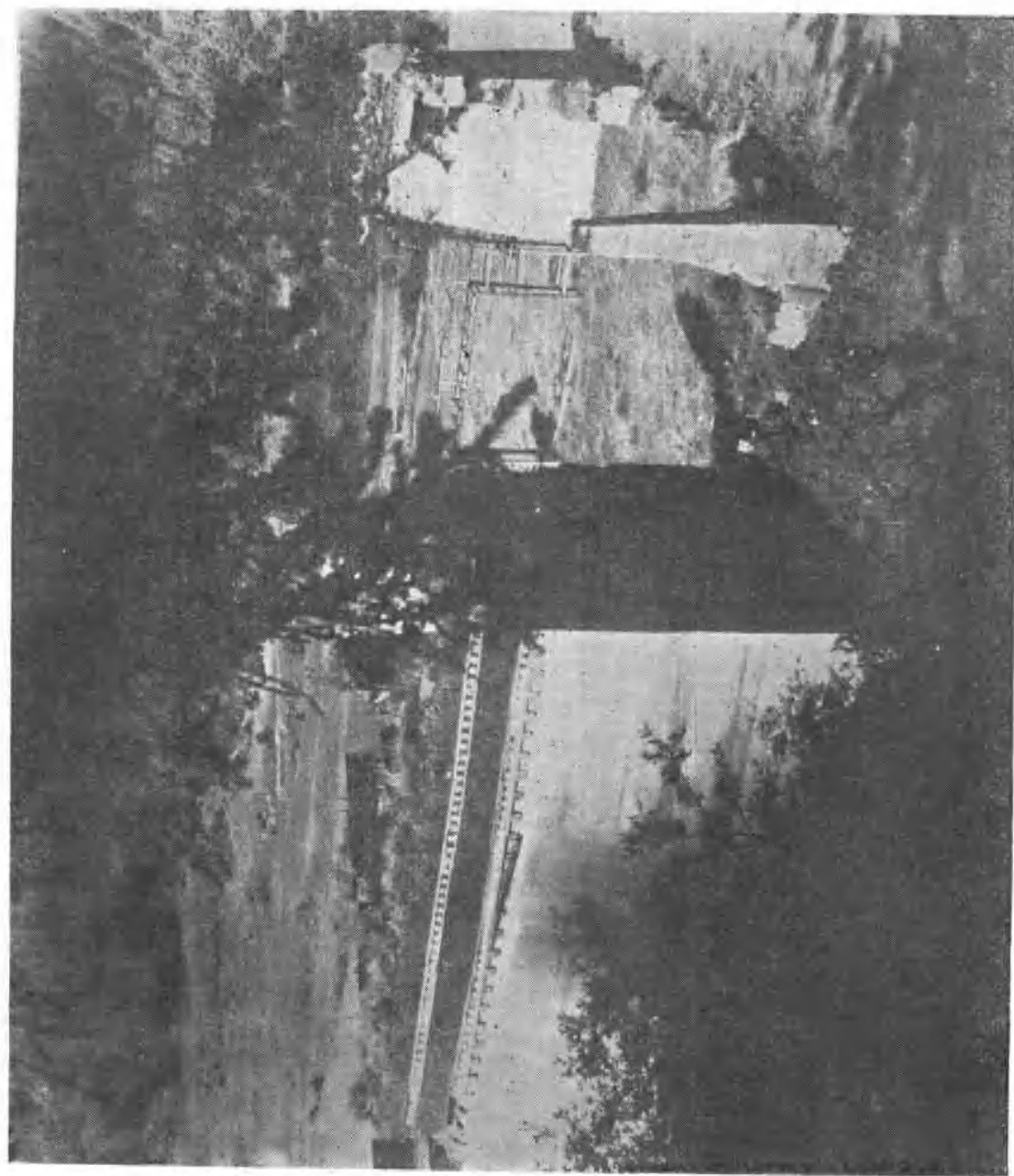
中共阿坝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红军长征过若尔盖



包 座 战 役 示 意 图





著名的中央政治局巴西会议旧址

目 录

红军长征过若尔盖路线图

包座战役红军进攻路线图

前 言..... (1)

第一章 过草地，红军历尽艰险..... (2)

第一节 茫茫沼泽难重重..... (2)

第二节 战泽国、克顽匪、藏族百姓作向导..... (4)

第二章 会师北上攻包座，红军大捷凯歌..... (10)

第一节 包座战役前夕..... (10)

第二节 浴血奋战、围点打援、全歼顽敌..... (11)

第三节 包座河畔军号嘹亮、欢呼胜利红军大庆功... (14)

第三章 召开巴西会议，揭露谴责张国焘危害中央的罪行 (15)

第一节 巴西会议前的形势..... (15)

第二节 召开巴西会议、批判张国焘..... (17)

第三节 党中央及红一、三军团北上..... (20)

第四章	红军业绩传千古、悲歌一曲舞忠魂·····	(22)
第一节	尊重民族风俗、体恤穷苦百姓·····	(22)
第二节	红军战士为国捐躯，藏民百姓收留伤员·····	(23)
第三节	人民心中的丰碑、永载万代青史·····	(25)
附录一	红军在我县遗留下来的文告 标语、红军歌曲和快板书词·····	(27)
附录二	流落红军徐国富同志对 包座战役的回忆整理·····	(34)
编后记	·····	(40)

前 言

若尔盖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最北部，东南与松潘、南坪接壤，南与红原县紧连，西南与阿坝县交界，西北，东北与甘肃省玛曲，碌曲，卓尼、迭部县为邻。总面积为10203平方公里。全县16个乡，7个牧场，1个镇。人口53050人（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其中农(牧)业人口42714人，每平方公里5.1人，藏族42154人，占总人口79.18%。是一个以牧为主的牧业县。若尔盖民国为作革寺（作革和若尔盖译音相似），属松潘管辖。一九五三年并若尔盖十二部落，（班佑、多玛、阿西、辖曼、唐克、热当坝、嫩洼、幕、降扎、占洼、崇尔、热尔）和包座七房（上包座、下包座、求吉、黄寨、阿西、巴西、苟洼）成立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六年成立若尔盖县，县人民政府驻地达扎寺镇。

若尔盖县地处川西北高原北部，平均海拔3500米，气候特点长冬无夏，春秋短。

红军长征过境前，若尔盖广大藏族人民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统治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若尔盖曾两度留下红军的足迹，红军过草地的艰难历程很大部份是在我县内。党中央在巴西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巴西会议”。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在党中央部署下，在包座河畔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包座战役的全部胜利。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皆由我县出四川，入甘南。

红军长征过若尔盖，是长征历史中的重要一段。本资料力求反映当时的史实，为编写和研究党史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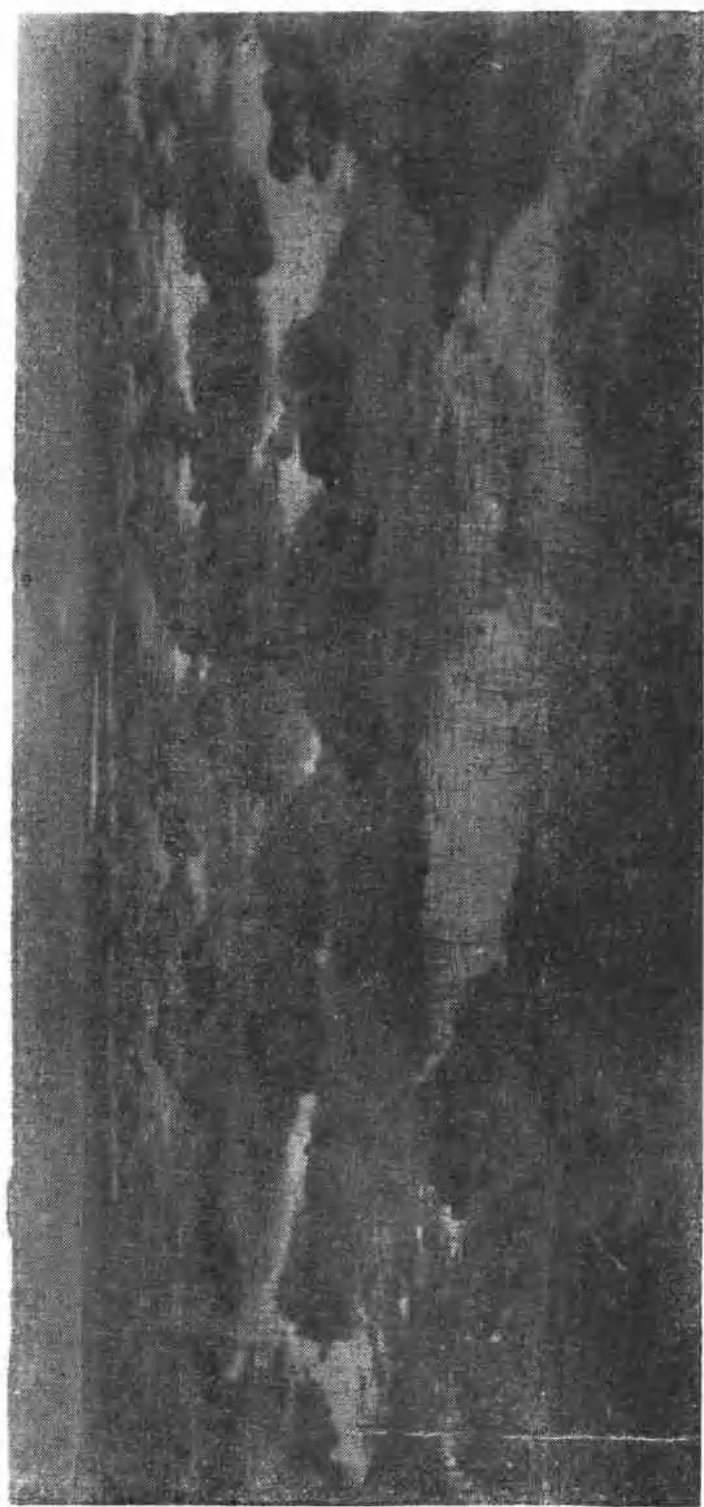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过草地、红军历尽艰险

第一节 茫茫沼泽难重重

一九三五年八月，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统一编队，组成了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北行，就进入了川西北高原北部的若尔盖草原。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气候变幻无常，时而烈日当空，把人烘烤得连气都喘不过；时而风、雹、雨、雪骤至，使人难以分清东、西、南、北。到处是泥泞沼泽，齐人深的一簇簇杂草丛间，暗沟交错，沟里的积水大都含有毒质，人畜都不能饮用。生长的植物，大部份属禾本科和沙草科，能供人食用的野菜远近难寻；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们，也很少有人进出过这茫茫泽国的腹心地带，有时放牧或狩猎只是在边缘较高地带进行活动。部落的百姓们也说这里是：鸟儿也难飞过的地方。

当时，若尔盖地区是分别由草地十二部落和包座七房土官所统辖。十二部落和七房还是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藏民百姓过着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的比较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十二部落和七房是分别由各白的部落主和各房土官主宰，在他们所辖区域内，都拥有生杀予夺之权。部落与各房之间且存在有遇事相互协调的关系，相互间不相统辖。由于他们都是居住在高原寒荒，气候异常，交通闭塞，人迹罕至的特殊地理环境之内，并且语言、习俗、生活方式较有所不同，因此相互间除了有某些以物交换的方式，很少再与外界发生



红军长征经过的茫茫沼泽水草地

任何其它联系。对外界所发生的各种事，就更是少有所知。历代的统治阶级，为了长久的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地位、肆意巧取豪夺，他们奉行着种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从而在藏民百姓的心目中，深深地灌输了民族仇视和排外的心理。

一九三五年七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八月北上挺进到若尔盖草原以南一带，蒋介石妄图实现“统一川军，困死红军”的罪恶目的，顽固地执行着所谓北堵，南迫、东压，西困的恶毒部署。在北部调集：青海军阀马步芳，陇南土匪鲁大昌集结重兵构筑工事，组成了所谓的堵截防线，又令其嫡系部队胡宗南部进驻包座七房一带担任封锁。与此同时胡宗南又派员到阿坝及上下包座以北的草地部落，拉拢煽动部落主、土官胁迫牧民充当他们的马前卒阻击红军通往草地北进。

方圆几百里的茫茫沼泽，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成为红军北上的天然障碍；蒋得又加派嫡系精锐部队凭险设防进行堵截，又唆使部落主，土官裹胁不明真象的藏民组成武装骑兵袭击，这对红军北上过草地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威胁。

第二节 战泽国、克顽匪、藏族百姓充向导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后，红军决定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四军、三十军、中央军委纵队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率领。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九军、三十二军，及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组成，由朱德同志和张国焘率领。左、右两路军分别从毛尔盖和卓克基出发，继续北上，征服大草地，到班佑、巴西一带会合。

右路军在毛儿盖做好了过草地的充分准备，筹集了部份粮食，缝制了一些抗寒衣物。党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第四团为进军草地的先头团。团长王开湘、总书记罗华生、政委杨成武。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了先头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交待了任务，并说：“这次你们四团又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走出一条北上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党中央研究了当前形势后制定的。如今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份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永远摸不着我们的底，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当时，红四团找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作向导，准备用八个同志抬着他为红军带路。毛主席了解情况后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又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先头团必须多做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见杨成武《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

八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右路军，征服茫茫大草原的进军开始了，他们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为了开辟一条北上胜利的道路，广大指战员冒着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寒气。在一个老通司和唯一的一个指北针引导下，一步步艰难的行进着，行军至草地纵深地带，水草齐人腰深，草丛里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辨东南西北，草丛

间积水泛滥，水呈淤褐色，散发出一股股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道路，环顾四周都是一片片水洼地，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稍有不慎人就会陷下去，而且越陷越深，有时连呼救声都未叫出就被淹没了头顶，可恶的水草地又若无其事的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继续麻痹着后面行军的战士。红军经过一天疲劳的行军后，夜晚战士们只有三个一堆，五个一团背靠背的在一些地势较高比较干燥背风的小山凹中睡觉，每当东方似如鱼肚一样发白时，红军战士吃着仅有一点被雨水浸泡过的已变成了涝饭和浆糊的熟青稞，和青稞面，而又开始了一天的艰辛历程。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当红军进入草地走了一半多历程时，若尔盖多玛部落土官（当真泽仁）班佑部落土官（泽旺扎西）唐克部落土官（完青）嫩洼部落土官（卓泽）阿西部落土官（俄江）热尔部落土官（阿努）热当坝部落土官（银巴）幕部落土官（八尔光）辖曼部落土官（阿里）若尔盖部落土官（泽仁王青）俄部落土官（措里）嘎机卡部落的藏族反动分子组成了一千多人的藏骑兵，在班佑土官泽旺扎西的全面指挥下，开始阻击红军北上。当时这伙人用的武器有部份步枪，另外有客二番（即打独子的一种枪）还有格巴（即汉阳造夹板枪）及民火枪，还有藏族民间武器（各甲、挖砣）。这些藏族反动武装分子在靠近班佑南面贡巴龙山上疯狂地向红军开枪，红军组织了强有力的反击，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攻下了贡巴龙山头，打死藏兵二人，其中一人是若尔盖部落的陈嘎，另一人是多玛部落的黎可。受伤一人嫩洼部落，一个小土官卓很，十二部落藏兵在红军的打击下，全部往达扎寺方向狼狈败走。除此之外，每天还有国民党飞机在空中侦察，轰炸，辽阔的大草原无边无际，连一个天然掩体也找不着，给红军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广大红军战

士一面作战，一面护理伤员，所有的牲口主要用来驮运伤病员。最后连“涝饭”和浆糊也吃不上了，担架队的战士劳累不堪，两眼饿得发花，只有将自己的皮带和藏民穿坏的皮靴底，煮烂撕咬着充饥。八月二十五日，是进入草地的第五天，也是临近走完草地的前一天，由于饥饿、严寒、疾病、枪伤、劳累，一些战士已经是迈着艰难的步伐，坚持随着大部队疲惫不堪的行进，纵有人护理，一旦在天黑宿营时，因病和极度劳累而掉队的不少同志又光荣的牺牲了。有的战士晚上宿营时还是较好的，可是在天明出发之前，他们已双目紧闭，悄悄的倒在那里牺牲了。战士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对死去的战友默默地悼念着，化悲痛为力量，一个个表示决心，克服万重困难，坚决北上。八月二十六日，部队还是按照先头团留下的路标，走了一上午，在右边山脉的远处显出了隐约的山峰，渐渐地望见了雄伟的岷山轮廓，战士们爬上山坡，举目远眺，在前方的山坡下面冒着几缕青烟，整个部队这时又沸腾了，红军欢呼雀跃，战士们相互拥抱，一个个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们胜利了”！“红军胜利了！”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的岁月中，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坚强信念鼓舞下，历尽艰险，战胜了国民党军阀与反动藏兵的前堵后追，为红军北上开辟了道路。

英勇红军征服茫茫大草原后，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团结奋战，在包座全歼了国民党胡宗南的四十九师，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然而就在这重要时刻，阴谋篡党并坚持分裂主义路线的张国焘，为了达到他个人野心的目的，悍然推翻毛儿盖会议的决议，以葛曲河涨水不易通过为借口，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停止不前。九月九日，中央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再次致电在阿坝的张国焘，指出“目前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向

南则敌情、地形、给养都对我军不利，将使红军处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北上抗日的主张绝对不应改变。”九月十一日中央又再次致电给张国焘严正责令他立刻率领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有误，但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竟不顾中央反复再三的劝告，则电令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由巴西大举南下。于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命令”，由班佑，包座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大草原。第二次过草地已是秋季，金风萧瑟，牧草发黄，气候十分寒冷，战士们衣单鞋缺，大部队再经草地，粮食极为缺乏，比第一次过草地更为艰苦，大家毫无准备，情况又不明，思想一度混乱，许多战士想不通，议论纷纷，因同右路军并肩过草地，团结战斗歼灭敌人一个整师，打了这样一个大胜仗，为什么不北上，还要南下？为什么要同党中央分开？南下到底到那里去？但所有这一切，当时根本无法回答，大家只有闷着头跟着走。进入草原后，风雨，雪雹，寒冷向红军直袭而来，打了包座战役后，又加之长途行军的劳累，使广大指战员的身体明显的衰弱下去，更为严重的是缺乏粮食。茫茫草原，渺无人烟，到哪里去寻找粮食呢？于是，只有挖上一些少量的野菜，摘理部份草根，另外，把皮带，皮马鞍，烂皮鞋煮来充饥。越是困难，干部战士越是团结，最后干部将自己的坐骑也杀来给伤病员吃了。愈往草地纵深，吃的东西更加缺乏，甚至出现过青稞吃几遍的现象，最后把人、畜吃后屙出来的未消化青稞选出来洗净又吃。有的战士只有喝水来充饥，草地的水大都有毒，喝了后没要一会儿功夫就上吐下屙，严重的甚至被夺去了生命。许多在战场上似如猛虎的战士，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和刺刀下，却牺牲在张国焘为了达到个

人目的的阴谋中。战士们掩埋了路边战友们的遗体，挥泪告别，又继续赶路，这样整整走了十余日才到达马塘，卓克基，松岗，党坝，大小金川一线集结，红军二过草地，是张国焘阴谋篡党夺权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虽然广大红军指战员第二次征服了大草原，但是若尔盖草原，洒满了烈士的鲜血。

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斗争，加上以徐向前同志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张国焘在坚持南下彻底失败的事实面前，逼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留在川康边域是不利的”，也提出了北上方针，但他的所谓北上，并不是想和党中央会合，而是想去甘肃，青海，新疆等边陲地区。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旬，由中央批准二、六军团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两方面军携手并肩开始北上，三过草地。二方面军以及四方面军的四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为左纵队，由甘孜阿坝向包座开进，九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独立师为中央纵队，由炉霍经壤塘，向包座地区开进；五军（由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三十三军合编），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绥靖，崇化经卓克基、马塘自包座开进。第三次过草地比前两次路程远，时间长，由于党中央不断给予重要指示和亲切关怀，广大红军指战员渴望早日回到党中央怀抱，实现党和军队的统一，走北上抗日的路线。进入草地后遇上了狂风骤雨，由于两军会合后部队多，口粮十分紧张，指战员们心痛的刺死了自己的坐骑，将肉、皮全分给战士们吃了，在行军途中两军战士情同骨肉，亲如手足。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用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心，第三次征服了草原，突破了甘南鲁

大昌设置的两道封锁线，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胜利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会宁大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红军结束了历尽千难万险的长征，宣告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红军三过草地的艰难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中国革命史册中记下了光辉的一页，他将使新中国的下一代更加清楚的知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不易！

第二章

会师北上攻包座，大捷全胜奏凯歌

第一节 制定战役决策，开辟北上道路

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北上抗口的正确方针，阻挠和耽误了部队的行动，这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胡宗南主力已集中在松潘地区，并派兵扼守红军北出四川的必经之道，即上、下包座求吉一线，敌薛岳部也抵进文县，平武与胡部接应，大、小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均先后被川军占领，各路敌人步步紧逼，企图围困和消灭红军于草地以南，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民族地区。这时党中央决定遵照毛儿盖会议精神，按原定路线前进，党中央为了开辟北上道路，决定派出得力精干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一部，先行通过自然条件恶劣的草地，消灭妄图阻止红军北上道路的包座、求吉一带守敌，以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上包座之敌，以八十八师

和八十九师另外两个团于上包座以南地区，以四军一部包围求吉之敌两个营，一方面军之主力则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待机。战役部署决定后，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与代军长程世才同志，接到中央命令立即率部出发。当部队经过中央驻地毛儿盖时，毛泽东同志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的陪同下，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详细询问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对事关大局的包座战役作了具体指示，使参加包座战役的全体指战员深受巨大鼓舞，全体同志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全歼包座一线守敌，打通北上道路，迎接北上左、右两路大军的胜利会合。

第二节 浴血奋战、围点打援、全歼顽敌

包座位于松潘县以北，今若尔盖县境内东侧，地处岷山山脉东侧高山峡谷地带，西邻连绵数百里的大草原，包座地区是以牧为主的半农半牧的藏族聚居区，地势是南高北低，西南面是整个包座夏牧场，与松潘、红原接壤。包座河纵贯其间，发源于包座境内与松潘交界的分水岭处——狼架岭，河流全长一百二十多华里，从南向北纵贯上、下包座，流入求吉，进入甘南达拉沟，注入白龙江。包座河谷两岸山峦重叠，形成无数横沟，四周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上、下包座藏族人民居住在河谷两岸的半山坡上。包座是松潘通往甘南北出四川的唯一通道，那里的道路是从草地分水岭延伸的，沿河经马蹄子后山，进入包座森林，上包座的东南半山坡上，是一个大喇嘛庙（达戒寺）。一九三五年八月敌胡宗南为阻击红军东征北进，已派他的新补充旅第二团第三营到达戒寺布防，八月二十二日补充旅第二团另外两个营占领包座以北求吉寺一带固守，妄图阻止红军北出四川。

八月二十六日，敌胡宗南发现红军主力已预想不到的进入草地北上，即将到达班佑，乃急令其敌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从松潘漳腊急进向包座增援，这时我三十军和四军一部已完成对包座，求吉寺之敌包围，敌人在包座、求吉寺外围防卫攻势已被我攻克，守敌两个连被歼，残部固守达戒寺后山碉堡中的顽敌见大势已去，失去了反扑抵抗的力量，只有坐等待援。我军从敌俘虏口中得知驻防在漳腊敌四十九师，已向包座地区开发，并即将到达。固守包座，求吉寺一线的敌人兵力原来是一个团，现又将要增加一个师，敌军总兵力将为四个团五千多人，而我们虽是一个军，但从毛儿盖出发经草地行军减员后，总共兵力只有一万三千多人，要歼灭装备精良，兵力充足的敌人，确是一个艰巨任务。我前敌指挥部，针对敌情的突然变化，重新制定了作战方案，充分应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具体制定了“围点打援”的战斗方案。我军首先抢占有利地形，全军上下作了战前政治动员，广大指战员表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打开北上通道，我军先头团用一部份优势兵力猛攻达戒寺敌军指挥部，然后把主力全部埋伏在达戒寺附近制高点和西南部丛林通道上，形成一个大口袋阵诱敌深入，歼灭远道而来的国民党四十九师。

八月三十日下午敌四十九师三个团进抵上包座以南三十里之松林口，企图乘红军尚未完全占领包座之际与守敌会合，红军为了诱敌深入，正面阻击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即边打边退，逐渐撤到丛林里隐蔽，战斗持续到下午三点，骄横的敌四十九师主力，增援心切，凭着人多武器装备精良的优势，大胆闯入我军埋伏圈里。待敌主力全部进入红军的口袋后，下午五时前线总指挥部发出了总攻击令，这时隐蔽在路道丛林中的一万多红军一齐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整个上包座河畔六、七华里长的战场上一片火海，枪声、炮声、战士